

高平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高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高平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主 任 郭仁和

付主任 郎志仁 张正一

委 员 李培生 李玉振 连海文

责任编辑：

主 编 郭仁和（兼）

编 辑 陈殿英 冯金堆 何廷义

前 言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形势下，促进“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代的重要工作。做好这一工作是我们这代人的光荣的历史职责。

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文史资料工作“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指示和对史料征编工作要“广征、核准、精编”的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忠于历史，文史并茂，以史为本，不溢美，不贬损，不为亲者忌，不为尊者讳，秉书直笔，求实存真的记载我县近代和现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科技教育和英烈战绩……。《高平文史资料》是一部具有时代风貌，反映高平变迁的史记。

我县的文史资料工作，贯彻了全国政协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政协高平县委员会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并下设文史资料办公室，具体承办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本辑主要选入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民族解放战争是一个气吞山河威震寰宇的悲壮史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战，成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中流砥柱，同时广大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和政府官员，也投身于战火纷纷保卫祖国的抗日战争。千百万人民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为了祖国早日统一和振兴，教育子孙后代，《高平文史资料》第一辑，搜集编入：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抗日地方武装的创建及壮大；抗日战争的光辉战例和英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等三十九篇文章。

在县志、党史办公室，县委、政府办公室和有关部门，政协

委员、革命前辈、文史顾问、研究员的热情支持并踊跃撰审稿的共同努力下，《高平文史资料》第一辑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借此谨向撰、审编稿者和热情协助我们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高平文史资料》第一辑的问世虽经反复的核实订正，力求准确，但由于我们初次编印，缺乏经验，水平有限，欠妥失误在所难免。虔诚地希望读者和在高平工作过、战斗过的革命前辈和同志们提供史料，修正谬误，充实完美，力争把《高平文史资料》办好。

郭 仁 和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

目 录

王降村党组织的十年地下斗争·····	秦文彬 (1)
牺盟会在高平的始末·····	贺晚旦 (19)
我在抗战期间的亲身经历·····	吴巨源 (25)
高平抗日县政府的战斗历程·····	冯堆金 (33)
抗日时期的陵高县·····	路宪文 (40)
抗日战火中的建宁县·····	陈殿英 王培信 (45)
高平县地方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	文占胜 (52)
高平抗日民主政府的夏借与秋征·····	韦加今 (60)
追忆抗日县长李建标·····	韦加今 (64)
最初的高平县抗日救国会·····	焦默波 (71)
陆军第十七师在高平·····	冯堆金 (72)
十七师浴血高平关·····	李铁山 (85)
我对高平关战斗的点滴回忆·····	史秉义 (89)
我在赵寿山部下工作的回忆片断·····	郜有恒 (90)
忆血花剧团在高平的日子·····	袁 焰 (92)
陆军第十七师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介绍·····	冯堆金 (94)
伯方《郜氏杂集》摘抄·····	郜有恒 李玉振 (99)
南北李村战斗访问记·····	李国祥 (101)
赤祥伏击战纪实·····	虞 唐 (110)
龙顶山争夺战·····	郭天卉 (116)
七佛山战斗·····	李铁山 (120)
伯方设伏 日军受惩·····	李玉振 (122)

北关外约会的风波	史锦新 张林源整理 (83)
一张极为有意义的照片	向文瑞 (89)
梁品青同志传略	黄 涛 陈润兰收集整理 (91)
在襄垣围城中	翟品三 (93)
李庆芳略传	翟品三 (107)
侯全福被捕之后	连安喜搜集整理 (112)

王降村党组织的十年地下斗争

秦文彬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我华北地区，山西形势也十分吃紧，国民党在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出于他巩固政权的目的，不得不与共产党合作，在“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下，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烽火燃烧到高平城西北的一个半山区村庄——王降村。

王降村，传说是由战国时期“白起坑赵”赵国军队在此被迫投降而得名。它与东沟、洞上、蒲沟、常家沟、唐家山、南沟等组成七村十七间的东沟行政编村，村政权设在东沟村，王降村编制着一、二、三、四间。负责办公的是村付、间长，办公的地方设在村东头的大庙里。

这个一百零七户的小村，虽以丝织品闻名省内外，世代耕织却不得温饱，加之战乱和日伪政府苛捐杂税，村民们脸上更添了一层愁云。在这国难临头的年代里，除了革命，再没有穷人的出路。

一九三七年秋后，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在王降村成立了。牺盟会领导穷人反贪污，闹减租，支前抗日等工作发展得很顺利。时隔不久，阎锡山在山西搞了一场“十二月事变”，王降村党组织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遭受了无情的摧残，十几名革命先烈用鲜血写成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历史。

一、革命火种在燃烧

一九三七年冬至前后，王降村的牺盟会在村南洞真观西厢房

成立了。牺盟会成立后，由冯天成任秘书，成员有秦太平、吕蛮女、悦狗牛、赵集法、悦子文、悦秀山、秦宏宽、赵丙让（唐家山人）等十多人。

牺盟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首先是组织群众到东沟编村开展反奸反霸、反贪污的斗争。继而是同国民党政权开展夺食盐斗争。当时，东沟、杨村、杜寨、釜山、寺庄、上庄等村也都相继成立了牺盟会，互相联络，互相配合，革命声势很大。

一九三八年正月，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斗争开展起来，斗争的锋芒对准了本村的富户。

减租减息的政策，是上级牺盟会统一规定的，根据上面的规定和部署，实行“二五减租，对半减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

当时，在这个拥有一千三百多亩地的小村中，富户屈指可数，东西书房院是世袭的财主，人称“首家”。民国十几年，悦信之、悦四孩弟兄俩分居另过。这两户财主，霸占着全村三分之一的土地，其中包括全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好地。其次，在河南罗山开有一道街的生意。另一个首面人物是绅房院的悦旺孩，霸占着三百多亩良田，在太原开着钟表眼镜行生意，高平城内开着当铺。除了这个大户以外，还有靠放高利贷发财人称“刀儿”的悦连旺；祖上出过“拔贡”，家资颇富的秦春嘴，靠丝织业剥削穷人而发财的“新发户”郭圪借。除此以外，还有二十余户自耕自织的自足户，而占全村绝大多数的却是靠租种土地和当匠人（给别人织绸子当雇工）的贫苦老百姓。

减租减息、反贪污的高潮，在牺盟会成立不久就很快形成了。主要活动分子除了冯天成和牛永义外，秦太平、悦狗牛、吕蛮女、赵集法、秦宏宽、赵丙让、悦秀山等，都是当时比较活跃的人物。斗争一开始的对象，就是东西书房院的两户财主，以及绅房院的悦旺孩。

通过团结抗日不分阶层，合理负担支援前线的宣传教育，地主阶级内部起了分化。西书房院地主悦信之，是个知识分子，思想开明，慷慨地退出因交不起租而被管押了贫雇农二十五亩地的契书并对七十多亩出租土地普遍实行减租，把几百斤粉条献出来支援抗日。后来在一九三八年由赵集法介绍入党。东书房院地主悦四孩参加国民党，思想反动，对减租减息很勉强。绅房院的悦旺孩和“刀儿”悦连旺，凭着是国民党员，对贫苦农民残酷压榨，重利盘剥，小斗借大斗还，斗粮月利三升还加上驴打滚。他们对减租减息恨之入骨，当时穷人正闹春荒，他们干脆来了个不借粮，声言：“不交租，不算息也可以，得把八路叫来。”

八路军真的来了！

一九三八年夏末秋初，县委派宣传部长万青同志以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来到了王降村，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万青系化名，真名许少林河南省浍池县人，当时二十一岁，现任江西省政府顾问）。

万青来到王降，与党员牛永义接头后，断断续续住在这里（八路军工作团办事处设在县城内宁公馆），直到“十二月事变”前才离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他的指导和帮助，使王降党支部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1、壮大了组织的力量，发展了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入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前，先后共发展十八人入党。他们是：李兰（下冯庄人，当时王降的小学教员）、秦太平、悦狗牛、悦秀山、吕蛮女、悦子文、吕德生、悦万芳、悦信之、秦宏宽、悦灿英、赵集法、悦福顺、秦桂香、姬春昌、王平孩、秦过门、秦占魁等。

2、一九三八年冬，由于牛永义、冯天成两同志分别调县、区工作，党支部正式成立由悦狗牛任支部书记，悦秀山任组织委

员，秦太平任宣传委员。并由支部决定：秦太平任牺盟会秘书，赵丙让负责农救会工作，悦狗牛负责工救会工作，秦宏宽负责青救会工作，秦桂乔负责妇救会工作。

3、为使牺盟会能够集中领导，形成一个战斗集体，一九三八年春在村南洞真观成立了一个由二十多人组成的“新华丝织业合作社”。悦狗牛任经理，吕蛮女任副经理。

合作社成立时，因无资金购置原料，牺盟会以清债、反贪污的方法积极开展了同王何村陈家大地主的夺丝斗争。在进步知识分子、县牺盟骨干陈子寿的密切配合下，斗出了他家二缸半丝，为合作社的开张创造了物资条件。万青来到王降后，积极指导了合作社的发展。同时，由牺盟会出面，与县城内南关“义太恒”丝行开展了清帐斗争，清理回一批蚕茧。从此，合作社的生产开展得更加轰轰烈烈。不仅缫丝织绸，开办粉坊养猪，买牲口置大车，还养了一群羊。

4、万青同志在王降工作期间，以王降党支部为活动中心，使党的组织工作不断地向周围村发展。至十二月事变前，通过王降支部入党的外村党员有：唐家山的赵丙让、陈学弟；小野川的和祥瑞；南杨村的邵子春；杜寨的牛应保。

二、白色恐怖笼罩山村

1、悦子文英勇斗敌特

一九三七年以来，党领导下的王降牺盟会，有组织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使本村国民党顽固分子悦安根、悦天德、悦小有、悦四孩、悦旺孩、郭圪借等人 and 东沟村的陈精武、陈邦眼等恨之入骨。凭他们反动的政治嗅觉，很快觉察到牺盟会有来头，是八路军、共产党的组织。由于此时阎锡山提出了“守

“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他们也只好暂时龟缩。万青到王降，更使他们感到害怕。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妄图伺机报复。而住在琚庄村的“独八旅”（阎锡山部队）由于派到东沟编村粮草往往收不起来，便意识到，这个地方成了八路军的天下。因此，派出大批的特务探听王降村的消息，并对八路军的干部跟踪盯梢。

一九三八年秋后的一天下午，悦子文同志到釜山联系工作后，准备回村，路经王何五龙庙被“独八旅”的便衣特务盯上了梢。这个穿着宝兰大布衫的便衣，被风一吹，看得出腰里别着的手枪。他尾随在悦子文身后，紧走紧跟，慢走慢跟，始终保持着两三尺左右的距离，悦子文摆不脱，走不掉，看了看自己竹蓝麻束底下的手枪并没有露出来，便想：“他跟着我想干什么？干掉他！”

从阴司沟崎岖的小路已走到了王降村边，不识时务的便衣探子仍然穷追不舍。

转眼走到了街心，悦子文看见姬春昌正往西走，心里有了底。

“老哥，往野川走哪条路？”悦子文赶上去问，说着向姬春昌使了一个眼色。

“下这边堂儿坡往南走，出村西拐”。接着又说：“要不咱们一路，我正好往东沟看个亲戚。”

就这样，一行成了三人。

转眼到了村外，合作社的羊信吕德生，正吆吆喝喝地赶着一群羊在路边地里放豆茬，一看是自己人夹着一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心里便明白个七七八八。于是，也赶着羊群尾随而去。

夹在中间的“便衣”，此时已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但又无法脱身，大西山上虽然隐约地可以看见独八旅的游动岗哨，由于距离太远无法接应，他也不敢造次，只是不时地扭头窥伺跟在后面装若无其事的姬春昌。

很快地进入了墓沟圪壕，一行三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这里，离村已远，两边地埂又高，大概是由于职业的习惯吧，穿长衫的家伙本能地把手伸进了腰间，猛地抽出手枪来。

就在这刹那间，他的两条胳膊随着一声轻轻的“不许动！”已被后边的人拦腰抱住。当他弄清楚发生在眼前的情况，脖子上也被回过身来的悦子文紧紧卡住。

“说！跟着我想干什么？你是哪部分？”

“你们跑不了啦，我们的人在前面小道沟等你，石连长（石有山独八旅住棚庄头目），派我……”

“饶你不得”。后边的姬春昌猛地把 he 按倒在地，顺手缴了枪，路边搬起一块石头，“送你回老家！”。眨眼功夫这个家伙就呜呼上了西天。

这时，羊信吕德生已经赶到，二话没说就拖住那家伙的双腿往西面常沟里走，姬春昌就地埂上推下一堆高粱杆，把死尸盖得严严实实。

“情况紧，我不能再回村了。敌人很可能到村里报复，告诉同志们，经常露面的领导最好转移。”接着，随手提起了竹篮，递给姬春昌，并说：“前面路已不通，我和老吕赶羊上小西山顺大风口走，你在天黑后把这家伙弄到埂上的煤窑圪洞。”

说完，把缴获来的手枪别在裤带上，就吕德生手中接过了放手枪。

就这样，悦子文脱险了，西山上敌人的岗哨在继续游动。

2、独八旅一围王降村

一九三八年整整的一个冬天，牺盟会稍有名声的几个领导干部，一到傍晚就得躲到邻村过夜。独八旅与王降村的国民党员们明勾暗连，窥测虚实，一个扼杀王降村革命力量的勾当在暗中策划着。

——一九三九年正月初三，天蒙蒙亮，因为是过年，就连平素上早坐板（五更上机，中午下机）的丝织匠人也不起早，整个村子还在酣睡中。

突然，村子里的狗全都咬了起来——独八旅的队伍已经悄悄地包围了王降。

党支部的领导干部，大都已经转移出村。牺盟会秘书秦太平听见狗咬，正准备往外走，从大门缝一看，呀！街上已经站了好几个荷枪的兵。看样子，出去已经不可能了。

“化装出村”一个念头从他的脑子里闪过，他又迅速回到了屋里。

这时到处响起了敲门声。

就在秦太平刚从小门走出去不一会，大门就被砸开了。

“秦太平躲到哪里去了？说！不说老子崩了你。”三个持枪的“独八旅”兵士威胁着站在屋檐下颤抖得扣不住衣扣的秦太平家属张白女。

“老总，四侄子不学好，跟着八路军胡跑乱走，过年躲债没敢回来”。南屋跟保老爹边往院子里走边打着招呼：“有话好说，来屋里先吃黄蒸。”

“过年没回来”。稍微镇静了一些的张白女笨拙地重复着。

“搜！”

全院子搜了个遍，没有见到秦太平的影子。

“追！”一个士兵背了半布袋枣山（敬神的枣馍），一个端了半盆羊肉馅，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大门。

正当他们挨家挨户搜查的时候，一个头戴破毡帽，身披破棉袄弓腰驼背的老汉，正在街头扛着粪杈，提着破罗头，一步一拐地拾粪。走到狮则口（地名）一个背手枪的小头目拦住问：“老头，看见秦太平没有？”

“你是问羔则吧？才往西走。”说完拿粪杈指了指西边。

“是的，往西走了。”地主悦信之家的长工赵集法正搂着一铺谷草走过来，帮着腔。

“你是什么人？多管闲事。”小头目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咱是首家的掌鞭（长工），看着他过去了告老总一声。”他满不在乎地晃着脑袋说。

“还不给我追！”小头目朝几个兵士吆喝着，蜂涌而去了。

“快跟我来，从‘首家’的后茅门出去转‘炉后’（地名）走吧，那里没有岗。”赵集法凑近秦太平，低声地说。

“告诉同志们尽快转移。”秦太平一边悄悄地说着，一边迅速地跨进了西书房院。

“你放心走吧，都已转移了。就是民狗（悦子文）没法出去，已躲在我牛屋的牛槽底下，他们已经搜过了，没有发现。”

太阳升了一竿高，敌人没抓到一个人，把悦旺孩等臭骂了一顿，膀背肩挑，满载而去了。

3、独八旅二围王降村

包围王降村没抓着人，虽然气急败坏地走了，本村的国民党分子悦旺孩等人却不甘心。他们左思右想，也想不出牺盟会的干部为什么会走得这样利落。按说，他们是跑不掉的，因为昨天夜里明明还有几个人在家……。

“该不是有人暗地通风报信吧？”悦四孩神秘地说：“那天清早，听说西院的掌鞭赵集法起得特早。”

“可能，穷鬼们都是一坨巾子货。”悦旺孩点着头，朝着郭圪借继续说：“你去告诉石连长，干脆来端他们的老窝”。

由于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再次勾结，独八旅二次包围了王降村。

正月十五大清早，独八旅的大批部队在王降村周围的山上布成了包围圈，四十八挺轻机枪对准了百把户的村庄。

天亮，独八旅闯进村庄，顷刻之间，鸡飞狗叫声，翻箱倒柜声夹着不堪入耳的叫骂声混成一片，从各个院落里传出来，哭声哭喊声遍及全村。

共产党员赵集法绳捆索绑地抓起来了。

那天起得较早的牛三猴、悦三孩、吕来枝、牛松根也被抓起来。

新华丝织合作社遭到了独八旅部队的洗劫，所有的成品，半成品丝绸被抢。合作社的帐目被抢。各种铁品家具，锅、碗、盆、杓、两头驴，六十只羊，大小五十几头猪全被抢光。老百姓目睹这一切，好不痛心！

就在这一天地下党支部隐蔽在村里的党员们，迅速向马游一带向八路军游击队作了汇报，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白天不好下手，只好等天黑后截击。

傍晚，敌人好不容易地把那些抢来的猪羊赶到野川，宿营东嶽庙，杀猪宰羊，起火做饭。

突然，远处响起了枪声。紧接着，近处四周密集的枪声也响成了一片。无准备的独八旅部队乱了套，慌慌张张地押着抓来的五个人和丝绸等物，往西逃窜。

英勇的游击队，在悦子文同志带领下，声东击西，分两路追击敌人，一直追在沁水圪连山（现名海墘村）碰到了乱中逃回来的赵集法等五人，才撤了回来。这次截击，夺回了被抢的人部分财物。

为了报复敌人的围剿，经王降党支部与县游击队密切配合，于第二天黑夜（正月十六），秘密地捉走了国民党员悦四孩、悦连旺。悦旺孩在捉时越楼窗逃走，后于一九四三年被我抗日政府处决。

三、地下交通站的建立——王降小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前夕，阎锡山已经加紧了反革命部

署，高平全县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我军奉命有计划的撤退。王降党支部也做好了撤退准备，将新华丝织合作社的财产，秘密转移蒲沟村。

“十二月事变”以后，高平到处抓人杀人，一九四零年正月十五，王降党支部接县委通知，秦太平、吕蚕女、悦狗牛、悦秀山、秦宏宽、悦万芳等到米山孝义村组织县大队。当日分发了一些武器，由姬德明、刘湘屏二同志带领北撤，直抵平顺县。

临撤，县委留三区区委书记悦子文为县委中心小组长，与王家瑞、崔毓秀等同志隐蔽高平，恢复高平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吕德生、王平孩同志任县委政治交通员。王降党支部的工作，由姬春昌、悦信之、赵集法、秦占魁等负责，姬春昌任支部书记。

事变后，以白晋公路为界，路西划归太岳区，路东划归太行区，当时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党的主要任务是保存革命实力，坚持持久的对敌斗争。为了掩护党的工作，经组织批准，悦灿英出任东沟编村日伪新民村长，悦信之出任东沟编村会计，秦占魁任一间长，姬春昌任二间间长。

由于主力北撤，国民党二十七军、九十八军、四十军、新五军等军队乘隙而入，伙同阎锡山的独八旅残部和姬镇魁势力，鱼肉百姓，捕杀抗日民主力量，高平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四零年四月，三区区委书记悦子文（此时已改名袁子文）到平顺县太南四地委汇报了高平敌情。地委书记王孝慈指示：“高平地下党要有三年的长期隐蔽准备，斗争是艰苦的，不要轻易举动，以不使敌人注意，保存下来就是胜利。”并且告诉他：“高平要去一个县级干部，放在你们村。因为你们村条件还可以，有一个共产党员任新民村长，由他来掩护一个人，我看问题不大”。袁子文虽然有些担心，但为了党的事业，还是不折不扣地接受了任务。

五月，侯景域同志被派到高平县任县委副书记，由袁子文与

悦万方（已改名为邵元华）等同志陪同而来。为谨慎起见，侯景域化名为王保孩，他们趁天黑进入王降村，王保孩被安置在悦振海（外号咀）开的小店里住下，邵元华与袁子文各自回家。

王保孩住在小店里已快半个月了，还没有公开露面的机会，为了不至于暴露，王保孩又被接出了小店，秘密地住进了邵元华堆放谷草的东屋里。为给县委领导找到公开职业，袁子文和邵元华急得团团转。

机会总算有了，一天，袁子文忽然高兴地找邵元华说：“办法有了！你弟弟不是才从河南罗山做生意回来吗？你做做工作，叫他认老王是在河南做生意的伙计，不就好办了吗？”

就这样一个露面的方案经王保孩同志批准了。

五月的早晨，太阳暖烘烘的真有点热劲。锄了一早小苗的乡亲们，总喜欢趁早饭端着大碗稀饭，凑到阴凉处，一边吃饭，一边谈论着各方面的新闻轶事，村东头的饭场也是这样，他们正为五龙庙到底住上了“老皇”没有争论着。

忽然，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村边路上的一位陌生人。

来人看上去只有二十来岁，中等个头，头戴一顶半旧的草帽，竹衫蓝裤，背着一个半新不旧的包袱，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望着路边吃饭的人们，并客气的说，请问各位掌柜，贵庄上的悦万昌住哪？

“你是哪里人，寻他做甚？”

“一言难尽”。来人索性坐在了路边的石头上，“我是咱东乡人，姓王，与你村悦万昌在河南做生意亏了本，如今我打并了点本钱，兵荒马乱，不想再下山，想找他共谋一碗饭吃。

“说的是，如今生意都难做。”靠织毛藤为生的悦顺孩同情地附和着。指了指路下边的一条夹墙胡同，从这下去，问后底院悦三女就是。